


鬼雨

· 余光中散文 ·

辛磊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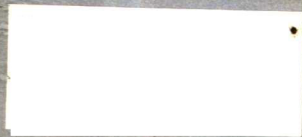
八方丛书 



余光中散文

鬼 雨

辛磊编



八方丛书 

花城出版社

鬼 雨
辛 磊 编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193,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数12,861—22,910册

ISBN 7-5360-0321-8/I·302

定价：3.80元

致 读 者

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

八十年代以来，你肯定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有如加速度进行的高空落体。随着大门的开启，新时代的风景线遂缤纷进入你的视域：电子工业勃兴，科学哲学崛起，各传统学科不断衍生为分支学科、边缘学科、系列新型综合性学科……

当此“第三次浪潮”汹涌之际，你将发觉你没有方舟，你所拥有的单方面的知识不足以负载一个沉重的使命。于是，你充满危机感，你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一种“强迫状态”。变革的热情如此地使你焦灼不安，你渴望，你探索，你力图突破单值性的界限而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你

不想成为“单面人”。现代人绝不是“单面人”。

为此，我们奉献这套《八方丛书》。

“八方”者，多元多向之谓也。

《八方丛书》将紧密追踪思想文化发展的最新态势，捕捉读书界的热点，从而具备广延性和随机性的特点。它以文学艺术为主，旁及与此相关联的其他人文科学，创作、理论、翻译三者并重。在选编过程中，实行以代表性和探索性相结合的原则，而以后者为主。至于作者，则不为古人今人、有名无名所囿，但求著作本身充实、新颖，且富于创造的生机。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对于这套丛书，我们虽未敢自诩为贻。但即令小舟一叶，也当有助于你的人生进取，知识的欲求或是美的享受。它应当成为你的有用的工具和忠实的伴从，至少，我们愿意这样。

代 序

奇妙的文字方阵

——余光中散文艺术评介

何 龙

1

作家即将军。他们的部队番号叫“美的工程军”，他们的将士叫文字。如果这张“委任状”得到批准，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将军”的冠冕加诸台湾作家余光中。

这并非言过其实。中国的文字在余光中的指挥棒下是那样的能征善战，能那样地各司其职，发挥其通体的本领，让人领悟到文字将领的作用与军队将领的作用同样重要。

在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作为诗人余光中所建筑的诗歌大厦时，视界则常常被其遮挡，而看不到，或者说没有清晰地看到作为散文家的余光中巧布文字方阵的本领。

在当代文坛上，散文日趋式微之势是有目共睹的。许多“将军”似乎更喜欢驾轻就熟，动辄摆出为读者“眼熟能详”的“长蛇阵”，使文字“将士”的功能萎缩为仅余大刀长矛式的套路舞弄。但在余光中的麾下，一个个文字则如训练有素的士兵听任驱遣，随着不同的旗语摆出变幻莫测、出神入化的“八卦阵”。余光中的每一个文字方阵，几乎都有一些妙处让你惊奇让你击节。这就无怪乎香港学者黄维梁先生要称他为“文字的魔术师”了。

当文字还没有找到对象而孤身独处的时候，它们是一个个既不爱说也不爱笑且不爱动的性格“内向者”。这就常常给人这样的错觉：它们只是经常听候为人所虏去组合一般意义的工具，除了充当表达思想的差役外再也没有别的施动本领。因此，文字也就喜欢用沉默来报复对它冷漠的作家。但余光中则深知文字有可以调动和锻造的无限积极性。他在《逍遥游》后记里说：“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

乐的指挥杖。只要看看，像某些作家的散文，如何仍在单调而僵硬的句法中，跳怪凄凉的八修舞，中国的现代散文家，就应猛悟散文早该革命了。”

2

看余光中在散文中如何点兵遣将，施术设阵，充分发挥文字的潜在积极性，是饶有趣味和富有启发的。

对文字的敏感，对拟人设喻的熟谙，应该说不仅是诗人特有的本领，而且是所有文学家必备的才具。《唛呵西部》是余光中在炎夏里驰游美国西部、被黄维梁称为“充满动感”的现代游记。它充分表现了作者在文字和想像方面的敏感。

一开篇，余光中就把一幅活生生的景色倏地端摆在读者的面前：“一过米苏里河，内布拉斯卡便摊开它全部的浩瀚，向你。坦坦荡荡的大平原，至阔，至远，永不收卷的一幅地图。”这种开篇描绘，就如作者身藏内布拉斯卡的巨幅地图走到读者面前，不事声张地突然抖开地图，让人与作者一起惊叹“唛呵西部”！

“芝加哥在背后，矮下去，摩天楼群在背后。

旧金山终会在车前崛起，可兑现的预言。”这是扣心可得的驰车感受。一个“矮下去”和一个“崛起”，作者已经把读者拉上车一起经验车辆“撒野”的情景。在烈日里，在广阔无际的草原上奔驰，作者又是怎样表达此情此景呢？“七月，这是，太阳打锣太阳擂鼓的七月。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从此地喊到落矶山那边。”“太阳打锣太阳擂鼓”，与“草色呐喊连绵”，这是表现“热烈”而“鲜碧”的情境的千字不可兑的绝妙佳句。

然而，既然是在太阳“月”富力强的七月，既然是在怀孕千百传奇，屡当摄影师模特的西部，作者就不会仅用一两个佳句而善罢于休。余光中笔走龙蛇，突然感到“滚滚的车轮追赶滚滚的日轮。日轮更快，旭日的金黄滚成午日的白热滚成落日的满地红”，突然又觉得太阳“绝对有毒”，像“十亿支光的刑询灯照着”，就只等着他们去“自首”；特别是当作者驰入七月的沙漠，感到热不可耐，立即又联想到这是太阳的“拜火教在焚烧所有的异教徒，且扛着太阳在示威。我们不容于天地之间。辐射热当空灸下来，曲折反射成网。车厢是烤箱，翻过来覆过去是一样的不可逃避。深绿的太阳眼镜软弱地抵抗十亿烛光的刑询灯。犹他的太阳鞭笞着我们。一连七小时的疲劳审问，在最白热的牢狱最最黑暗最最

隔音的斗室，我已经准备招供了，招认我是拜水教的信徒我私恋水神私恋所有湖泊的溪涧的水神事实上我正企图越境去投奔”。这时候，蒸熔了的柏油也会“在轮胎下哭泣”。

这种种静物动化的手法使人想起深为王国维推崇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和“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字。这种手法虽然早已为人所熟谙，但被用得像余光中那样新鲜，那么出奇，却属罕见。就如天上的太阳只有一枚，而在余光中的笔下各异其趣，除上面所引的外，它一会是“一只熟得不能再熟下去的，特大号的南瓜”；一会是能在游客臂膀上盖“犹他州徽”的图章；一会又是能投出阳光标枪的投手；一会成了能烧炼晚霞花样的炼金士；一会又成了举行海葬的火葬场……

而山高地阔的美国西部，更为余光中提供驰骋笔锋的疆场。这里有“在什么也没有的天空下，看什么也没有发生在什么也没有之上”的沙漠，有能让七月的炎夏赖在底下的高原，有一口气吸不进全部的磅礴，纤细的眉毛挑不起这些沉甸的雄奇的如狱山岳，有挤成千排的狼牙，咬缺八九州的蓝天，“没有任何剃刀，敢站起来说，它可以为他剃须”的群峰，有“兼盲兼聋兼哑会装死，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而且一躺下就再也别想他爬起来了，说他不

毛，他忽然就毛几丛给你看看”的绝无表情的荒沙台地，这里有突然向车首卷了过来的“一汪最抒情”的蓝湖，有“阔软如双人床”的沙岸……余光中灵敏的笔就像一台编好各种比喻程序的电脑，目之所及，就有一些丝丝入扣的喻词“嗖”地飞出，使人怀疑到底是文为景而生，还是景因文而活？

长达一万一千多字的《噢阿西部》可算是游记的长篇。这样的篇幅如果出自一般作者之手可能会让读者疲乏，但余光中却能让读者在那“方阵”里流连忘返，似乎他的文字将土个个都充满了个性和魅力。用余光中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文字的“质料”所带来的耀眼烁目的奇观。

“所谓‘质料’”，余光中认为，“更是一般散文作者从不考虑的因素。它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譬如岩石，有的是高贵的大理石，有的是普通的砂石，优劣立判。……一件制成品，无论做工多细，如果质地低劣，总不值钱。对于文字特别敏感的作家，必然有他自己专用的字汇；他的衣服是定做的，不是现成的。”（《剪掉散文的辫子》）

从不要风景就会“饥饿你的眼睛”，汽车“猛烈扑食公路”，落矶大山“年富而男性”等这些“质料”

上看，我们确然只会看出这些只能是余光中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衣服”。

文字“质料”当然不是一种随心可得的现成的东西。它是砂中之金。它偏爱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文字炼金士，却从来与惰性满身安于守成的作家无缘。

3

如果说通过词性尤其是动词的锤炼，锻造与众不同的文字是余光中讲究散文“质料”的方法，那么“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则是余光中铸造散文“弹性”的技巧。余光中认为现代散文应该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但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还可以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使它们显得更加生动而突出。

欧化句法的主要特征是句子的倒装和从句的运用。余光中在散文中使用了不少的倒装句和从句，如“公路豪阔地展开在沙岸”，“我向油门狠狠踩下，

立刻召来长长的海风，自起潮的水面”，“任克莱斯勒喃喃诉苦如一只大号的病猫”等，按中文句法，“在沙岸”、“自起潮的水面”、“如一只大号的病猫”等介词所引导的词组通常出现在主语的后面，而在英语中，“on”（在……上）、“from”（从）、“like”（如）等介词引出的词组则应出现在宾语或谓语后面。余光中的这些欧化句法的使用既突出了谓语动词，加速了语言节奏畅达，也避免了欧化句法通常带有的生涩别扭的毛病。而诸如“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濛濛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听听那冷雨》），则是比较典型的欧化从句句法的运用。“从”与“的”后的从句经由自然的粘附，与前面的主句就形成一种紧密浑融的结合，句法鲜活了，意思也没有因之而别扭。

渊博的诗文典故知识是形成余光中散文语言“弹性”的更为突出的因素。诗文典故运用得好能够拓展散文的时空境界，还能让读者感受知识之美；但掉书袋式的生搬硬套求援卖弄诗文典故，却好像在不锈钢刀上涂青铜色那样令人生厌。余光中散文中的诗文典故运用得那样机巧自然，常常使人感到这些诗文典故不是人工嫁接上去而是天然生成在那里，特别是当他把古色古香的东西与现世现时的东

西揉合在一起时，那种直搔腋窝的情趣更是令人时而莞尔时而捧腹。在《高速的联想》的末段，余光中是这样用典的：

更大的愿望，是在更古老更多回声的土地上驰骋。中国最浪漫的一条古驿道，应该在西北。最好是细雨霏霏的黎明，从渭城出发，收音机天线上系着依依的柳枝。挡风窗上犹浥着轻尘，而渭城已渐远，波声渐渺。甘州曲，凉州词，阳关三叠的节拍里车向西北，琴音诗韵的河西孔道，右边是古长城的雉堞隐隐，左边是青海的雪峰簇簇，白耀天际，我以七十哩高速驰入张骞的梦高适岑参的世界，轮印下重重叠叠多少古英雄长征的蹄印。

读过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人不难理解这段的事典。但看似寻常的事典经作者俏皮式的改造，不但比衬出浓厚的情趣，也反映出现代人驱车当步，不再是“最忆阳关唱，珍珠一串歌”、“旧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的优越感，还反映了作者怀国思乡的思想感情。

像这样一典多义多味的例子在余光中散文中可以说俯拾皆是。如他在异国游览名胜古迹，手扶栏杆就写道：“钢铁的栏杆，即使发神经一样地拍遍了，谁能会得登临意？”；当他想到思果将去他山异水，

又写道：“那一带的青山我不曾见过，但想必也是媚的，至于青山见他是否也用青眼，则我所难料（《送思果》）这种活用典事显然要比直引辛弃疾的“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以及“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要来得风趣具情。

在运用改造古文句法方面，余光中同样显得干练老到。“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坦；微猛虎，蔷薇变成了儒夫”，这是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改造；“何必白吾白以及人之白，文吾文以及人之文哉”，这是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模仿。“为了二十年的身之所衣，顶之所蔽，足之所履”，这是明显的古文句法。同样的古文，在有些作家手下金被打成了铁，而有些则能够把铁点成金。有些自称对中国古典文学感情殷殷的作家未必都知悉此中的奥妙。

与借用古诗文相映成趣的是俗俚语和口语的采用。前面所引《噢呵西部》中的“兼盲兼聋兼哑会装死”、以及“说他不毛，他突然就毛几丛给你看看”等就是这种采用的例子。这种语言看似粗俗鄙俚，但只要把它与粗犷荒芜豪放野性的美国西部联系起来，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来文与景就非常“般配”了。

对欧语、口语、文言的兼容并包，实际上表现了余光中在组合文字方阵时对各种“兵员”不存偏见

广征博纳唯贤是举的大将风度。

构成余光中散文“弹性”的另一因素来自语言的音乐性。平仄的讲究、双声叠韵的应用、同音异字的转换使余光中的散文极具音乐之美。在余光中散文方阵中遨游，我们可以时闻军号阵阵、时聆胡琴声声。像《听听那冷雨》这篇散文，只要我们不光展之于目，而且宣之于口，轻轻吟诵一遍，就会感到有一支军乐队正以弹拨乐器跟随“方阵”伴奏演进。这里不妨采出“第一乐章”的片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

在《登楼赋》里，一开始也是以“汤汤堂堂”的响声出现的。对这种音乐性我们只能轻轻吟诵而不能喋喋解说，因为在音乐面前语言是没有血气的。

4

“密度”是余光中追求的现代散文又一特质。余光中认为“密度”是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美感要求的份量；份量越重，密度就越大。一般的散文作者，或因懒惰，或因平庸，往往不能维持足够的密度。那种稀稀松松汤汤水水的散文，读了半天，既无奇句，又无新意，完全不能满足人们的美感。

余光中的散文创作可以说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密度要求，无论在词句上还是在篇章里，都有奇词丽句和美篇佳构可援。如用“高高晴晴冷冷”来形容科罗拉多山上的气候，用“依次是惊红骇黄怅青悵绿和深不可泳的诡蓝渐渐沉溺于苍黛”来描绘落日时地平线的景色，用“睥睨八荒，游戏云表”来状模飞机等等，高度压缩的语言构成了紧集 的密度，似乎无字不能托举我们想像的翅膀。

余光中的散文篇章中很少没有佳词丽句，有的是大段大段的奇譬诡喻奔跳而来让你目不暇接。修辞学家大可以驱车驾船去那里开采 范词 例句。从“密度”着眼，〈登楼赋〉可说是严严实实充满奇谋大略的一个“方阵”。四千多字的篇幅似乎是由许多颗